



五十六聲勢辨

老圃

古韻之學，自宋吳才老鄭庠以來，至前清而大盛。孔廣森發明陰陽

聲對轉，幾於鑿破混沌矣。以後學者，縱有補苴之功，要不能出乾嘉諸家

之範圍。故居今日而談古韻，實不能有所新發明。特乾嘉諸人類皆偏於

考據，段玉裁發見支脂之三部之區別，然老死不知其所以區別之故。知

當時審音之學，不如考據也。近時言古韻者，始實習其音讀，而以拉丁字

母註之。然以余所見，皆不能無稍誤。故參照今世 Phonetics 析其音

類，第其音級，都原音爲八，加入聲陽聲各八，則爲二十四，若更加上聲去

聲各八，其數當更增，古未嘗無去聲也。若更加陽上陽去各八，其數當更

增，古未嘗無陽上陽去也。

今世多推崇章太炎之成均圖。成均圖蓋略仿方以智之旋韻圖，而

其所謂軸音，卽方以智切韻中之優佗南，所謂折攝鼻臍輪也。此卽梵文

中之 Anusvara。其音似鼻非鼻，非鼻而實鼻，卽吳人讀十陽韻之聲，

與中原音及其他方言之讀十陽異。以外國音較之，則與法蘭西人之讀

an, on, en, in 同一收音。佛經中或譯爲卷，或譯爲暗，皆非準確。清欽定天竺字母，

譯爲昂，若以影母讀之，而用吳音收尾，則得之矣。日本僧安然著悉曇藏，曾據武玄之韻鏡，以

東冬江鍾陽庚京爭青清蒸登春臻文魂元先仙山寒琴岑覃談咸嚴添鹽二十九韻攝此音，

則一切陽聲皆可攝矣。然彼自據日本之音，亦非誤也。今獨取此音，謂與古陽部之聲

勢相當，此證以廣州方言，客家方言，安南方音，廈汕方言，朝鮮漢讀，日本

漢讀，梵文譯語，與其他譯語，皆足以證明其不符。卽推求夏族語言之本

源，與夏族之姊妹文字如暹羅語西藏語相較，亦足以證明侵談之合唇

與東陽之開唇不同。蓋以上諸方言及漢讀與譯音，皆分喉、舌、唇三類，斷

不能以喉類之音與唇類之音混而爲一。暹羅爲氏種，與漢語最近，西藏

爲羌類，亦與漢語同出一源。暹羅語謂三爲 sam，謂男爲 nam，謂鍼

爲 kham，謂豔爲 ngam，謂十爲 sib，謂答爲 tob，謂合爲 kab，謂

拾爲 yik，其讀合唇音既斬絕如是，而東陽諸部，則謂雙爲 song，謂

蜂爲 peung，謂象爲 chang，謂望爲 wang，謂六爲 hok，謂孰爲

suk，謂帽爲 muak，謂墨爲 meuk，顯與合唇音不同。雖與華音有

乖異之處，如謂東爲 tuan，謂撞爲 don，謂糖爲 tan，謂朋爲 puen，

108264 已由半疑轉爲半泥。但就大體而言，則侵談諸部之界限，與蒸東陽諸部之界限，固未混淆也。更以西藏言之，西藏語謂三爲 *sum*，謂心爲 *sem*，

謂談爲 *gam*，謂熊爲 *dom*，其合脣音亦斬絕，而東陽諸部，則謂洞爲

dong，謂蜂爲 *bong*，謂江爲 *tsang*，謂象爲 *tsang*，顯與合脣音不同。

雖謂千爲 *tong*，謂雁爲 *ngang*，謂年爲 *ning*，謂善爲 *tsang*，已由半

泥轉爲半疑，然就大體而言，合脣與開脣尚有別也。故蒸東與侵談非一

類，而蒸東陽爲一類，陽亦無所謂軸聲。若就古音分類，當分爲三類如下：

一曰舌齒類，簡稱舌類，支脂歌是也。二曰喉顎類，簡稱喉類，之侯魚

是也。三曰喉脣類，簡稱脣類，幽宵是也。此八者謂之八原音，促之成入聲，

語尾有變化，而仍不出此八音；入鼻成陽聲，語尾又有變化，而仍不出此

八音。今爲之定其音級，則舌類中支爲上音，脂爲中音，歌爲下音；喉類中

之爲上音，侯爲中音，魚爲下音；脣類中幽爲上音，宵爲下音，此就音之上

下言之也。若就音之前後言之，則支脂歌爲前音，之侯魚幽宵爲後音，而

後音之中，則之侯魚爲開脣後音，幽宵爲合脣後音。凡審音者，必先審其

音之上下前後，或對鏡而視之，或捫舌而試之，要貴實習而不貴空談也。

試先就舌類言之，支部聲勢，當讀如通語之伊 *i*；脂部聲勢，當讀如

吳音之哀。歌部聲勢，當讀如阿非利加之阿 *a*。此類聲勢，前至齊齒而

止，後至舌根而止。所謂上音中音下音者，以下輔之升降爲準。作 *i* 聲時，

下輔上升至最上部位，故曰上音；作 *e* 聲時，下輔稍降，故曰中音；作 *a* 聲

時，下輔更降，故曰下音。但下輔雖降，不可開喉，開喉即轉他部之音，此審

音者所宜慎也。用此法審音，則此類三音，自有一定部位，不容有誤，誤即

自覺，但時時調習之，即不誤矣。

歷來諸家，皆讀支部如 *i*，本無異議，但最近有主張廈門音讀爲 *ia*

者，然 *ia* 與 *a* 本同一韻，不過作齊齒呼耳。故主張讀支爲 *ia*，即主張支歌

合并。細審三百篇之音，支歌不能合爲一韻，但循流而求其源，疑支歌本

爲一韻，今尚有痕跡可尋。古音雖讀爲 *ka*，鴟讀爲 *nga*，羊鳴爲 *ma*，

蛙鳴爲 *wa*，*wa* 皆象其自鳴之音。雖動物之音，不過取其類似，然皆開

口而鳴，斷無作齊齒之理。爾雅狻猊，即師子，實出於梵文之 *siṅgha*，漢

初有駮鬣冠，其音亦作 *siṅgha*，因梵文稱師子及神鳥與強猛者，皆曰

siṅgha 也。孔廣森嚴支歌之別，以斯干之楊爲不入韻，然新臺成施，說

文引作 *siṅgha*，君子偕老之玼兮，本亦同作 *siṅgha*，我心易也，韓詩作我心施

也，屢舞僂僂，說文引作屢舞 *siṅgha*。詩既支歌通押，而說文 *siṅgha* 同字，*siṅgha*

同字，鬚鬢同字，姝姬同字，知古人於支歌本不甚分。是就三百篇而言，雖

確有支脂歌三級，而追求三百篇以前之音，或止有脂歌二級，脂上而歌

下也。廣韻十三佳十二蟹十五卦諸韻所收古支部之字，以吳音讀之，皆

作 *a* 聲勢，蓋皆古支部之本音，非必後世之變音也。

支脂歌三部皆有開口合口二呼，章太炎以合口爲脂部之特質，非

也。然 *e* 之聲勢尙不誤。若以山陰人之讀加哥麻摩爲歌部之正音，則讀

舌音爲喉音，以前音爲後音，此乃後世流變之音，非周秦之正音也。汪袁

甫曾與力辨，其舉證中有日本漢讀。章氏大不謂然。其實讀歌爲 *a*，不獨

日本如是，朝鮮安南亦同一例。試列略表如下：

漢文歌部字……梭義采情安差我倭臥苛何和夥貨可類羅騾波

婆

日本漢讀……sa sa ta da ta sa ga a kwa ka wa wa kwa ka kwa ra ra pa

ba

朝鮮漢讀……sa sa ta t'a t'a cha a wa ka ha hwa hwa ka kwa na ra p'a

p'a

安南音……twa swa dwa dwa t'wa sa nga wa ngwa ha ha hwa lwa hwa k'wa la lwa ba

ba

支部平聲爲i，入聲爲i，至部是也；脂部之平聲爲e，其入聲爲e，隊部是也；歌部之平聲爲a，其入聲爲a，泰部是也。三者皆以半透t收之。凡平聲之聲勢爲舌音者，其入聲收音之體文亦爲舌音；平聲之聲勢爲喉音唇音者，其入聲收音之體文亦爲喉音唇音。此類收音，在廣州方言，客家方言，潮汕方言，安南方音中，皆顯有語尾而極易辨。即朝鮮漢讀，日本漢讀，亦顯有語尾，與上方音同。若吳音則但作急促之勢，而無語尾矣；若閩音則無論何入聲皆以鼻音半溪k收矣；若西南方言則讀入聲似去聲矣；若北平官音則以入聲分配於平上去三部之中，而四聲爲三聲矣；此皆後世流變之音，非三代之正音也。

108265
近人於泰部讀法亦多爭執。泰部之聲勢爲e，吳人狀射矢之音曰p'a，實即發字；犬嗥之音似p'a而急，實即吠字；此皆古泰部之音，其聲

勢本即歌部之聲勢，特有舒促之殊耳。章太炎讀泰部之音極準，而其讀歌部之音則非；汪袁甫讀歌部之音極準，而其讀泰部之音則非。太炎不信梵譯可以證古音，然其讀泰部之音，有適與梵譯吻合者，試觀不空所譯金剛頂經，譯a爲遏，譯ka爲葛，譯kha爲渴，譯ga爲咁，譯cha爲竭，譯ca爲撈，譯cha爲撈，譯ta爲晰，譯ta爲恒，譯tha爲撻，譯tha爲達，譯pha爲發，譯ba爲末，譯sa爲薩，譯kaha爲利，其體文多數皆泰部字也。

汪袁甫謂泰部聲勢爲e，此今世日本之漢讀音也。然彼國本讀泰部爲a，與太炎之主張無異。如讀兌爲ca，讀太爲ca，讀末爲ha，讀話爲pa，是也。故太炎不信日本之漢讀，而日本之漢讀反與太炎同。既採用日本之歌部讀法，而獨不採用日本之泰部讀法。不知歌泰本同一聲勢，不過有緩促之異。古人往往歌泰同押，老子以隨吹羸隳泰同押，又以爲敗同押；佛經貝多樹，原名paitra，木棉曰規貝，原名karpasa，吾鄉稱海貝曰海波，而吳人通稱曰海叵羅，知歌泰非有大異也。

至隊泰入聲，雖皆以半透t收尾，然尖細之上音，或以半心s收之，如悉璽原止有璽字，其音爲se，後乃書爲悉璽或蟋蟀矣。支部雖無入聲，然亦有轉爲入聲之字，如蜥易原止有易字，易音析，有陸德明音及郭璞方言註可證，是易本爲se，後乃書爲蜥易，或書爲易蜥矣。又至隊泰入聲，雖通例以半透t爲語尾，亦有以半來l爲語尾者，即朝鮮漢讀是也。朝鮮人凡遇至隊泰三部之入聲，其語尾皆有l音。至部字一曰巳，悉

108266

日 *ai*，血日 *hiol*，蜜日 *mil*，隊部字佛日 *pul*，律日 *yul*，尤日 *gul*，物日 *mul*，泰部字末日 *mal*，括日 *kwai*，察日 *chai*，髮日 *pai*，此亦吾國古音之傳入朝鮮者。古音讀此類字，以 *l* 收音，今尚有形迹可尋。如鴉字，關西謂之鴉鹿，山東謂之鴉捋，鹿捋字絕無意義，不過以半來收音耳。又筆，楚謂之聿，燕謂之弗，吳謂之不律，郭璞注方言謂蜀人亦稱不律，此所謂不律，正與今日朝鮮音同，因朝鮮人謂筆為 *pi* 也。由此而推，苦蕒本止有苦字，蕒為語尾，蕒本止有茨字，蔡為語尾，鶯本止有鶯字，築為語尾，詩鱸鮪發發，即今言 *palapala*，北流活活，即今言 *kwala*，此皆由朝鮮音得之，誰謂朝鮮音不能證古音哉。半來 *l* 與半透 *t* 同為舌音，不過有洩氣關氣之殊，故以半透 *t* 而言，亦同一例。陸游詩聊滿山家骨董囊，骨董原止有匱字，匱音骨，古器也，董字絕無意義。科斗原止有蛎字，爾雅科斗活東，蛎即活，科為轉音，斗字東字皆絕無意義。又試以梵譯證之，羯磨本音為 *karma*，達磨本音為 *dharma*，涅槃本音為 *nirvana*，般若波羅密本音為 *prajna Paramita*，羯達涅般諸入聲，其下皆有 *r* 半音，知當時讀羯達涅般等音以 *r* 為語尾，*r* 猶 *l* 也。慧琳謂古譯般為訛略，當照梵音譯為鉢羅，可見唐元和間已失去此音矣。

支部之入聲為 *ei*，其陽聲為 *ei*，真部是也。脂部之入聲為 *oi*，其陽聲為 *oi*，諄部是也。歌部之入聲為 *ai*，其陽聲為 *ai*，寒部是也。所謂陽聲，實即鼻聲，戴震以數十語形容陰聲陽聲之別，不免辭費，陰陽之名亦太泛，今

八〇

仍舊稱者，取其便耳。真部之外，向有清部，其實古無清真之別。不特有易經韻楚辭韻及一切周秦諸子之韻語可證，即以三百篇言，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人與刑為韻，我聞其聲，不見其人，聲與人為韻，其例亦甚多。作音韻表者，好割截詩句以就己之範圍，宜清真之一分而不可合也。但孔廣森已早言清真無甚分別，曾列證甚多，今不贅述。今世方言，惟客家語清真皆以半泥 *n* 收聲，合於周秦古音。吳人雖不分清真，然吳語讀清真侵均作 *anuvava* 之音，無喉舌唇之別，不足為證也。

陰陽聲相轉，孔廣森詩聲類言之詳矣。今以方言證之，當更易明。如温州方音讀天為 *te*，讀田為 *ti*，是真部讀陰聲矣。讀寸為 *te*，讀敦為 *ti*，是諄部讀陰聲矣。讀板曰 *pa*，讀山曰 *pa*，是寒部讀陰聲矣。又日本古讀，以真部言之，則讀仁為 *ei*，讀民為 *ei*，以諄部言之，則讀雲為 *u*，讀君為 *u*，以寒部言之，則讀安為 *a*，讀散為 *a*。然此皆日本之古音，若今音則皆作陽聲矣。

試更就喉類言之，之部聲勢，當讀如德國人之讀 *o*，法國人之讀 *oi*。今世官音無此聲勢，惟上海土著人讀安樂之安亦作此音，其讀法須開喉出音，聲唇收音，然最易誤，從來古音家，皆未得其正音，故偶一不慎，不開喉不聲唇，即讀後音為前音，成為脂部。音，此資疑維階合韻之所由來也。又偶一不慎，上下唇相合，即成為合唇音，而與幽韻相混，此造士合韻茂止合韻告則合韻穆麥合韻之所由來也。凡音轉之理，上音與中音相轉，中音與下音相轉，固其常規。然一類之上音亦與他類之上音相轉，

一類之下音，亦與他類之下音相轉，以其發音之部位相近，故相轉也。之部音開口爲 \ddot{o} ，合口爲 \ddot{u} ；作合口音時，與脂部合口 \ddot{u} 相差極微，故六朝人作切韻時，以龜邛丕詔鄙否備等之部之字，屢入脂旨至韻。世人不知，乃疑之部古皆開口，脂部古皆合口矣。幽部音合口爲 \ddot{u} ，撮口爲 \ddot{y} ；作撮口音時，與之部開口 \ddot{o} 相差亦極微，故之部之字，廣韻多入尤有宥矣。近世方音，以淺學所知，無讀之爲 \ddot{o} 者；乃若有之，則有雲南土人曰民家(Minchia)者，其人讀牛爲 \ddot{u} ，讀子爲 \ddot{u} ，讀黑爲 \ddot{u} ，讀食爲 \ddot{y} ，此真之部音也。minchia者，自稱爲 \ddot{u} ，稱華人爲 \ddot{u} ，蓋苗獠近屬，亦不詳其何許人也。

108267
之部爲上音，既讀如 \ddot{o} ，其中音爲侯，當讀如 \ddot{o} 。今廣州方言讀之最準，各家無異議。惟下音爲魚，讀者又多爭執。昔人以今音烏姑枯吾爲魚部之正讀，然此皆合唇音，非魚部音也。汪衮甫歷舉諸證，謂魚部當讀如 \ddot{a} ，似也。然須申明者，魚部之讀 \ddot{a} 當開喉，若不開喉，即成歌部之 \ddot{a} ，此應辨者一；讀魚部之 \ddot{a} ，須稍穹口，切不可縱口，此應辨者二。衮甫援用梵譯梵文中 \ddot{a} 音最多，兩晉古譯，已以歌魚二部之字混譯 \ddot{a} 音，而求梵文之本音，則 \ddot{a} 有長短，短 \ddot{a} 不開喉近歌，長 \ddot{a} 開喉近魚。日本僧安然，以武玄之韻給五十韻頭，攝悉曇十六韻頭，首言以彼羅家，攝此阿阿引，所謂羅家，即歌魚，玄武之韻目與法言異也，阿即短阿 \ddot{a} ，阿引即長阿 \ddot{a} 。西藏字母中，有大阿小阿之別，大阿開喉，小阿不開喉，不開喉爲歌，開喉者亦近魚。今姑以 \ddot{a} 爲魚之對音，學者苟

取此類之上中下三音，時時調習，自能得其正音。之爲上音，至顎之盡頭爲止，魚 \ddot{a} 爲下音，須張喉出音。古烏於字，以其自鳴之音爲音，故烏鳴爲 \ddot{a} ，即魚部之聲勢，出氣曰呼 \ddot{a} ，每穹口而出之，此魚部聲勢之最易辨者。苟以此音爲準，調習其上中下三音，則中音當然爲 \ddot{o} ，上音當然爲 \ddot{u} ，皆自然流出，不容躡入他音。章太炎讀魚爲 \ddot{u} ，不知魚爲下音，斷不容作此逼拗之音。汪衮甫讀之爲 \ddot{o} ，不知之爲上音，斷不容作此宏大之音也。

歌魚有前音後音之殊，其區別固至嚴，然二部往往相轉，甚至相混者，則以歌魚皆下音，舌根與喉接近，故相轉也。魏晉詩歌，皆歌魚通押，大戴禮騶駒詩駕與路合韻，段玉裁指爲魚歌合韻之始；其實三百篇已有之，詩不敢暴虎，不敢馮河，鹽鐵論引作不可暴虎，不可馮河，知可虎河爲一韻。又有熊有熊，有貓有虎，虎與熊亦合韻。詩經句法，凡兩句中連用四有字者，皆每句一韻，如有稷有黍，有稻有秬，有驪有皇，有驪有黃，其例甚多。知熊虎亦歌魚合韻。采薇戎車既駕，與豈敢定居協韻，駕籥文作格，采薇詩通章無一句不韻也。熊與貓亦合韻，熊從炎聲，古音作 \ddot{a} ，貓由管轉，亦作 \ddot{a} ，今寧波人呼貓曰 \ddot{a} ，因吳人無合唇音也。魏晉後既歌魚混合，而梵譯盛於魏晉，故以梵文中之 \ddot{a} 對歌魚，當然不能精密；今以六朝唐諸家所譯之梵字母，與梵字母之拉丁譯相互參校，列爲一表如下，其中短 \ddot{a} 字，固歌魚皆可譯也。表中不刪伊憂諸音者，存全璧也。

梵字母之拉 a ā i i u ū r r l l e ai o āu n或m h ka kha ga gha nga ca cha jha ña ta tha da na ta tha da na pha ba bha ma ya ra la va ca sha sa ha ksha

僧伽婆羅所譯師利問經之梵字母 阿阿伊伊愛愛釐釐梨梨翳翳烏炮菴痾迦佉伽啞識遮車閣禪若多他陀檀那多他陀檀那波頗婆梵磨耶羅邏婆捨屣娑訶權

玄應所譯大般涅槃經之 哀阿壹伊鳩烏理釐○ 鬻謫汚奧菴惡迦佉伽啞俄遮車閣膳若吒噉茶咤拏多他陀馱那婆頗婆摩她邏羅縛奢沙娑呵○

不空所譯文殊問經之梵字母 阿阿伊伊鳩汗昭昭力 噓噓愛汚奧暗惡迦佉伽仰左嗟惹鄒娘吒咤拏茶拏多佗娜馱囊跛頗麼婆莽野囉何囉捨瀝娑賀

慧琳所譯大般涅槃經之 穰啊賢縊鳩汚乙乙力力 翳愛汚奧暗惡迦佉伽仰左嗟嗟醴嫵姪姪拏捺拏禪佗穰馱囊跛頗麼婆野囉何囉捨瀝娑賀

喉類雖分上中下三級，然循流而溯其源，疑之魚本合為一。凡呼父

曰 Pa 呼母曰 Ma 乃各人種之通語。是父母二字，最初必同一聲勢。

竦以母兩通押，巷伯以者謀虎通押，常武以士祖父通押，下至漢魏歌謠

如前有召父，後有召母，莫學孔明擇婦，止得阿承醜女，皆之魚通押也。周

秦文往往而如互易，與以互易，台余互易，其居互易，說文鸚鵡作鸚鴉，冶

从台聲，匿从若聲，古文亥當即家字，其後出之家，必從亥聲，因一人男，一

人女，裹子咳嗽，正今日之小家庭也。初生之孩，其聲皆作 Pa，諳為痛聲，

必作 Pa，此皆之部字，是之魚無別也。廣韻平聲骸豺埋崽諸字，上聲駭

挨乃唻諸字，去聲怪戒塞態諸字，吳人讀之，皆作 a 聲勢，則亦古之遺音，

不必為後世之變音也。西藏文與吾同源，讀魚部字多作 a 聲勢，如謂魚

曰 nya 謂五日 nga 謂冬夏之夏曰 yar 謂中夏之夏曰 rgya 謂

狐曰 wa 謂麝曰 gla 謂父曰 pha 謂無曰 ma 謂茶曰 jha 謂苦曰

tha 謂吾曰 nga 謂阿舍曰 aat 其例既多，然其讀之部字，亦往往同

此，如謂母曰 ma 謂食曰 za 謂耳曰 rna 謂磁曰 rdsa 謂絲曰 dat

謂牛曰 ba 或曰 pa 其別部西蕃則謂牛為 swa 西藏本部雖謂來

曰 lob 然其在滇邊者，則謂來曰 ngwa 又別部西蕃則謂來曰 da 是

之魚皆讀 a 有西藏語可證也。緬甸為羌之別派，其語亦與吾同源，其讀

魚部字亦多作 a 如謂去曰 thwa 謂魚曰 nga 謂虎曰 kya 謂雨曰

ywa 謂蔗曰 tha-kyā 謂胡瓜曰 tha-kwa 謂父曰 ba 謂百曰 ya

然其讀之部字，亦同一聲勢，如謂牛曰 nwa 謂子曰 tha 謂來曰 la

謂食曰 *sa*，謂不曰 *pa*，或曰 *na*，謂齒曰 *cha*，謂耳曰 *na*，謂有曰 *ya*。是之魚皆讀 *a*，有緬甸語可證也。苗語雖亦單音系，而與夏語較遠，非氏羌比矣。然猶呼母曰 *na*，呼齒曰 *na*，呼牛曰 *nga*，呼來曰 *ta*，呼禱曰 *ka*，呼惡曰 *kva*，呼中夏之夏曰 *shoa*，其語源與中夏同也。

之部之平聲爲 *o*，其入聲爲 *ok*，職部是也。侯部之平聲爲 *o*，其入聲爲 *ok*，屋部是也。魚部之平聲爲 *a*，其入聲爲 *ak*，鐸部是也。從來古韻家，皆不認職屋鐸爲獨立之韻部；其實此三部之去入聲，本亦獨立，徒因平上轉爲去入，而去入亦轉爲平上，遂相混淆；若追求其本，自有獨立之原始入聲，非皆由平上轉變也。關雖以得服側爲韻，哉不入韻；四月以梅尤爲韻，賊不入韻，職食亟審諸字，多與輯轉，臆闕陌諸字，皆與至通，客家方言，至今讀職部字與至部之入聲無異，而廣韻二十四職，收即抑颺漚等字，又不勝枚舉。知職爲獨立之入聲，猶輯至也。卜爲灼龜爆裂之聲，支爲小擊之聲，其聲皆爲 *ok*；殼爲從上擊下之聲，今猶謂擊頭曰 *lok*，殼爲歐吐之聲，今猶謂歐曰 *lok*，此皆屋部原始之音，造字時已然，非由侯部平聲轉也。又以鐸部言，石字之音爲 *sk*，乃擊石之音，極聲曰囊，履聲曰囊，抱關所擊曰橛，皆由石得聲，象其 *talk talk*。史記其色赤，其聲魄，魄音白各切，即 *pak*，乃自上墜下之重聲。雨濡革之聲曰霽，讀若膊 *pak*，此皆天然之入聲，絕非平上，亦不轉平上，知古音必有鐸部也。但原始入聲，有轉爲平上者，如職部字，噫之本義爲飽出息，字亦

作餒，高誘註淮南子，讀咳，如人飲食太多以息上餒之餒，是噫字本讀爲克切，其聲勢爲 *ok*，作此聲者，其氣極急促，當然爲入聲，其後轉爲噫，噫之噫，乃作平聲，是由入而轉平，非由平而轉入也。又鐸聲爲鵲同字，取其鳴聲 *gak gak*，亦爲原始入聲，寫以鳥爲聲，則轉爲上聲，此亦先有入聲而轉爲上聲，非先有上聲而變爲入聲也。抑更有言者，凡以半起 *k* 收聲之入聲，止限於以上職屋鐸三部。清眞既合爲一，其相配之入聲，止有至部，古無錫部也。侵冬既合爲一，其相配之入聲，止有緝部，古無沃部也。孔廣森始言清眞不甚分別，嚴可均始言侵冬無別，段玉裁表歌無入，歌支同類，當然支亦無入，段氏表宵無入，幽宵同類，當然幽亦無入，故吾說似創而實因也。

之部之入聲爲 *ok*，其陽聲爲 *oks*，蒸部是也。侯部之入聲爲 *ok*，其陽聲爲 *oks*，東部是也。魚部之入聲爲 *ak*，其陽聲爲 *aks*，陽部是也。獠人尙稱馬曰 *ba*，而緬甸人則謂馬曰 *marang*，日本讀馬之漢音曰 *ba*，而雲南白狼諸族，或謂馬曰 *byang*，或謂馬曰 *brang*。郭璞謂江東讀花曰敷，則花爲唇音，今緬人則謂花曰 *pan*，此所謂 *pan*，實與 *pan* 無異，猶緬文之馬，書體曰 *marang*，語體曰 *myin* 矣。苗人謂黃曰 *klang*，緬人則謂黃曰 *va*，苗人謂廣亦曰 *klang*，而民家則謂廣曰 *kva*，此皆魚陽對轉也。但陰陽聲不必皆正轉，緬甸文體，謂江曰 *kyawng*，語體則爲 *channg*，西藏文體，謂江曰 *ch'u*，而語體曰 *chu*，民家則謂江曰 *chaw-chaw*，官音讀龍曰 *lung*，西藏文則讀爲 *lin*，

108270 回鶻文中亦作 *lu*，安南人讀龍為 *long*，乃古侯部之正音，朝鮮人讀龍為 *yong*，亦同一聲勢，日本漢讀則轉為 *ro*，或亦作 *ru* 矣。雲南揮

人 (Shan) 讀牛曰 *ngo*，與廣州音同，民家讀牛為 *ngo*，為古之部之正音，而獠人則謂牛曰 *ngong*，西藏人雖讀來曰 *leb*，而又一聲則讀來曰 *yong*，單音文字中 *y* 與 *r* 往往互易，則 *yong* 即 *long* 也。

試更就唇類言之。幽部古音讀如鳥 *u*，朝鮮漢讀日本漢讀皆作 *u*，其音最準。六朝舊譯佛經，皆以幽部字對 *u*，亦與相符。若照通語讀為齊齒呼 *iu*，亦不為訛，但仍須合唇，若稍開唇，則轉入之部矣。若更開唇，則轉入侯部矣。宵部古音讀如 *au*，廣州音客家音安南音皆作 *au*，其音最準，若讀作齊齒 *iau*，亦不為訛，但仍須合唇；若日本漢讀朝鮮漢讀則皆開唇，近侯魚部矣。人皆知輯蓋入聲為合唇，而不知其作平聲時已合唇矣。人皆知侵談陽聲為合唇，而不知其作陰聲時已合唇矣。凡作幽部合唇音，偶一不慎，即開唇流為之侯，此雖音近相轉，然嚴格言之，不得不謂之音訛。今人或以幽宵與之侯合為一類，此大誤也。

幽部之平聲為 *u*，其入聲為 *up*，輯部是也。宵部之平聲為 *au*，其入聲為 *ap*，蓋部是也。幽部之入聲為 *up*，其陽聲為 *au*，侵部是也。宵部之入聲為 *ap*，其陽聲為 *au*，談部是也。此類合唇音，往往失去，唐人猶重合唇音，訛讀者輒笑為不學，故呼十為實，呼針為真，呼陰為因，有作詩譏之者矣。元世祖時，意大利人馬哥博羅遊中國，其遊記中，謂站曰 *yam*，或曰 *yamb*，而甘州則譯為 *Campichu*，可知當時北方尚有合

唇音。元人周德清作中原音韻，往往醜詆南方之音，指為駮舌，然其書中有侵親添天勘看貪灘之別甚嚴，可知當時北方有合唇音。明初洪武正韻，與中原音韻同一系統，故有韻書始於江左之謬說。然其書亦有合唇音，自字彙正字通諸書出，乃悍然音心為辛，自是除福建南部及廣東外，幾全國無合唇音矣。惟唱昆曲者尚保留此音，但學歌時皆強記其音，幾等於外國語矣。恁音枕，恁音如甚切，恁甚三字，皆以 *m* 收音，然今皆失去。怎曰怎麼，恁曰恁麼，甚曰什麼，苟不加麼字，已無人知其為合唇音矣。

日本漢讀，合唇入聲皆以 *pu* 收音，合唇陽聲皆以 *bu* 收音，然今已失去，僅存形迹，蓋合唇音皆有漸失之趨勢。廣州讀合唇音最準，然亦漸有亡失，如凡梵範范諸字，客家安南均讀為 *fan*，朝鮮讀為 *pon*，日本古讀為 *bon*，今讀為 *han*，廣州今讀為 *fan* 矣。又如品字，安南本古讀為 *bon*，今讀為 *han*，廣州今讀為 *fan* 矣。又如品字，安南本古讀為 *ten*，朝鮮讀為 *pin*，日本古讀 *ton*，後讀 *hin*，今客家讀 *pin*，廣州讀 *pen* 矣。廿字本讀人執切，今朝鮮讀為 *ip*，安南讀為 *nyep*，廣州已讀為 *ye*，然客家尚讀為 *nyiam*。卅字本讀蘇合切，廣州及客家已均讀為 *se*，朝鮮讀為 *solun*，惟安南尚讀為 *hap*，俗有卡字，客家讀其音為 *hap*，安南亦有此字，讀為 *hap*，今廣州已讀為 *he*，其實卡即開之俗體，闔閩亦古今字，所謂關卡，皆閉門而遏絕通路之謂也。法，朝鮮讀為 *pop*，客家與安南皆讀為 *hap*，日本今音已變為 *ho*，廣州今音已變為 *fat*，朝鮮讀為 *hap*，客家與安南皆讀為 *lap*，日本今音已變為 *h*，廣州今音已變為 *la*，故曰合唇收尾有漸失之趨勢，然有失去極早者。

乘字早已收喉，然安南尚讀爲 *tem*，朝鮮尚讀爲 *p*，*日* 字早已音寒，日本安南皆從之，但朝鮮尚有讀 *ham* 者，此皆極古之音也。

客家音蓋較廣州爲古，*蘭* 字無讀合唇音者，客家獨讀爲 *kam*。考說文，*轟* 或以爲 *蘭*，讀爲險險，爲侵部之音，則 *蘭* 讀合唇不誤也。又患字無讀合唇音者，客家獨讀爲 *ham*。考說文，患从心上貫卬，卬亦聲，董仲舒謂心止於一爲忠，持二中者爲患，其實心上確非貫卬，貫卬將成忠字，患當从心上貫卬，卬亦聲，是患讀合唇亦不誤也。又寂寞之寂，客家獨讀爲 *taip*，或讀爲 *si*，以幽部平聲本合唇，故轉爲入聲仍合唇耳。又竊盜之竊，客家獨讀爲 *taip*，則因竊有 *甘* 聲，故合唇耳。又嗇夫之嗇，乃之部入聲，客家獨讀爲 *sep*，方知不稼不穡，與不狩不獵爲韻，好是稼穡，與力民代食爲韻，食从 *厶* 聲，本合唇音也。

劉熙釋名，風，竟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蹠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此爲漢人言合唇之始。高誘注淮南子，則曰閉口，閉口猶合唇也。今推求風字之本源，四川羅羅謂風曰 *brui*，而羅羅之又一方音，則謂之 *brua*，此蓋風字最古之音。其後衍成二派，一派爲 *m* 或 *b* 之唇音，一派爲 *r* 或 *l* 之舌音。其用唇音者，如蒙化羅羅謂風爲 *mppu*，西蕃及別種羅羅皆謂之 *日*。有 *puman* 人者，則謂之 *ma*，有 *kachin* 人者，則謂之 *mbong*，或謂之 *imbung*，有 *wa* 人者，則謂之 *mbang*。其用舌音者，如西藏文謂風爲 *lung*，西藏俗語謂之 *lung*，揀人謂之 *lom*，緬甸謂之 *le*，有 *zi* 人

者，則謂之 *li*。中國古音亦有此二派，其用唇音者，古音風作 *bum*，而今音則轉爲 *fung*，或轉爲 *fung*。日本音則轉爲 *fu*，或轉爲 *fo*。朝鮮音則轉爲 *pmug*。其用舌音者，古音風作 *lma*，故說文有 *嵐* 字，草得風貌，从艸風，風亦聲，讀若焚。廣韻二十二覃則有 *嵐*，*嵐* 山名也，讀盧含切。集韻有 *隳*，急行也。又有 *颯*，翔風也，皆與 *嵐* 同聲。今風字已作青徐開唇之音，而 *嵐* 風 *颯* 諸字，在廣韻集韻猶作竟豫司冀之合唇音，亦希貴之音矣。又考風字最初之音，實早見於爾雅，釋天焚輪謂之 *焚*，焚古讀重唇，焚輪即羅羅之 *brua*，扶搖謂之 *森*，森古讀如 *pu*，扶搖即蒙化羅羅之 *ppu*，實皆風字，象風聲也。

昔人析冬侵爲二，此乃陸法言切韻之音，三百篇之音不爾也。三百篇冬侵皆通押，如燕燕之仲任，小戎之中騶，黃鳥之奄仲鍼，七月之沖陰，湛露之湛厭飲宗，無羊之降飲寢，白華之宮保，大明之仲任，思齊之宮臨，皇矣之臨崇，蕩之誕終，雲漢之甚蟲宮宗臨躬，皆冬侵不別。凡音皆一弛一張，一陰一陽，故無一平而二入之理，即無一陰而二陽之理；若析冬侵則幽部有二陽矣。唐李涪以來，多言東冬無別；最近章太炎亦言東冬於古有別，而於隋唐時已無別。不知攻字古入東部，法言果用古韻，則當時攻字何以又入冬韻。顏氏家訓，謂攻讀古琮切，與工公功三字不同，乃河北之僻音，則當時東冬固有區別矣。其實秦時讀東曰 *long*，讀冬曰 *tun*；隋唐時讀東曰 *tong*，讀冬曰 *tung*。朝鮮音讀鍾慈龍頌諸字曰 *chong*，而讀中蟲沖衆諸字則曰 *chung*，讀公共空孔諸字曰 *kong*。

108272

而讀躬窮諸字則曰 kung, 讀春松諸字曰 song, 而讀崇字則曰 sung, 讀蜂逢俸奉諸字曰 pong, 而讀風字則曰 pung, 讀龍容甬諸字曰 yong, 而讀隆戎融諸字曰 yung, 讀談部熊字轉冬曰 ung, 而讀雍則曰 ong, 是隋唐時東冬之別, 今猶可推測而知, 又不與周秦同。李涪刊誤, 証法言切韻爲吳音, 謂何須東冬中終安生區別, 而不知東冬有別, 尚在秦伯逃荆蠻以前, 吳人不任咎也。今日官音, 讀東冬皆合口, 卽音韻闡微之音, 今日吳音, 讀東冬皆開口, 與唐時李涪所謂吳音又不同。李涪時之吳音, 蓋讀東爲開口, 作 ong, 之聲勢, 讀冬爲合口, 作 ung, 之聲勢, 宋張麟之韻鏡尙以東爲開, 以冬鍾爲合也。

今更就宮商言之。宮商爲魏晉舊名, 亦稱宮羽, 亦稱宮徵, 亦稱角徵, 其後乃稱四聲, 實卽腔調也。段玉裁謂古有平上去聲而無去聲, 孔廣森謂古有平上去聲而無入聲, 此皆言古有三聲。考今日單音文字之宮商, 西藏有六聲, 暹羅有五聲, 緬甸僅三聲, 本不必限於四聲, 但周秦時確有四聲。公羊伐人者爲客, 讀伐, 長言之, 見伐者爲主, 讀伐, 短言之, 此卽去入之別, 雖孔廣森亦不能否認。但詩經去入無別者, 蓋譜之管弦, 皆讀入爲去, 所謂歌之爲言, 長言之也。周秦時尋常語言, 當然有入聲, 不必與詩同, 此猶周德清中原音韻, 以入聲配平上去三聲, 然其序中猶謂尋常語言有入聲也。近王國維五聲說, 謂李登呂靜之書, 皆有宮商角徵羽五聲, 卽

平上去入與陽聲, 其說良是。然古實有七聲, 並不止五聲。自來言宮商者, 最初有宮商角徵羽五聲, 卽李登之聲類, 呂靜之韻集是也。稍後則有平上去入四聲, 卽周顛之四聲切韻, 沈約之四聲譜是也。四聲較五聲爲精密, 四聲實卽七聲, 蓋以陽平陽上陽去, 歸入平上去類, 故變爲四聲也。王國維五聲說, 謂古止有陽平, 而無陽上陽去。然周秦時有陽上陽去, 隨在可證。論語仁而不佞, 此以仁佞二字調宮商, 果佞非去聲, 則佞从仁聲, 其聲當作仁而不仁, 試問誰解之耶? 又仁者其言也, 此以仁詁二字調宮商, 如果詁非去聲, 則其聲當作仁者其言也, 仁, 試問又誰解之耶? 孟子人皆有所不忍, 達之於其所忍, 仁也。此以仁忍二字調宮商, 如果忍非上聲, 則仁忍二字皆作人音, 人皆有所不爲, 達之於其所爲, 義也。此亦以爲義二字調宮商, 如果義非去聲, 則爲義二字, 皆作鵝音。故單音文字宮商求其密, 聲音求其多。若陽聲無上去, 則音將大減, 言語必多難通。況詩中陽聲, 有時亦分平上去。就寒部而言, 伐檀連用檀干漣塵貺餐, 殷武連用山九遷虔榘閑安, 皆用平。柏舟之轉卷選, 淇奧之備喧諼, 東門之墀阪遠, 秋杜之憚瘡遠, 皆用上。匏有苦葉之雁旦泮, 羔裘之晏粲彥, 鷄鳴之旦爛, 雁, 爲生之粲爛旦, 頰弁之霰旦宴, 皇矣之援羨岸, 公劉之館亂鍛, 皆用去。氓連用怨岸泮宴晏旦反, 七字皆去, 韓詩反或作變, 則亦去聲也。